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宏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輙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宏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宏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咲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寖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

舊無其字補之

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舊無怨字補之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咈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

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養下書有良字刪之舊無遣宗至餘合十七字補之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幷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閒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畏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襃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
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
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
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姤於
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
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
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
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
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

値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愼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寵私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好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羈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朗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幷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隷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爲無封字補之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讌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帝下舊有後字刪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

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遷治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灾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偸天下、況已自喩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

乎、為天下乎、卽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滎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安過人飡、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宏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illegible]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illegible]、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騶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擧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敎者從、以言敎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舊無以字補之

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
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
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
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
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淸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
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灾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緤、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輙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山作公

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姧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神媪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删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事、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

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
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
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
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闕十九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輙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

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舊脫明年正月四字補之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廵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為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

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即位，數詔羣僚，宏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

下、宜遵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
以高祖含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
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
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
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
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
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
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如其管穴妄

高祖上有修字惡上有行字疏文

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
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
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
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
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
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已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
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生八字補之

舊無孝元至光武九字補之

舊無參以至得會九字補之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龎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大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龎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鄧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愼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宏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
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
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
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
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
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
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
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
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
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
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
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
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闕下著、有闕字、刪之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議、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刄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熹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令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哉

張晧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廵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
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
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
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
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
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
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顯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逼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

舊無順帝二字補之

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為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种暠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暠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喬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隷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辠、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

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鬭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

賊逼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忿、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灾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貧賤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士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吝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允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霣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堀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舊無有字補之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官者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姧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隷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姧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舊作者改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恶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戸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諡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温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愼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
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
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
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
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
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
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治
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提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寑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覗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擧孝廉、拜議郎、時順帝
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
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
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
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
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一作求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
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
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
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
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改亂適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扳
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
宋阿毋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
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
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沖帝即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淸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淸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命作終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